說學齋稿壹百三十三首予前三十年從吳純甫借觀今吳氏之書往往散失予一日忽憶此書問其家幸尚存為之甚喜蓋公所自書前有臨川危素太樸著七字而篇別不為聯卷紙尾皆暗記所作年歲獨以賦頌贊記序為次以此知公自珍其文若此蓋錄藏之以待編次者也然尚有其半而軼矣說學齋稿者亦予向時所見標題亦公之真蹟今復脫去昔宋太史稱公在至正中以文名天下淵深精純獨繼歐虞之後予家若無書而公集五十卷尚未之獲見故命童子錄而存之

嘉靖三十八年六月癸亥歸有光識

門人王執禮錄

崇禎十年弍月予從友人王黍仲借抄凡百四十有八葉

辛楣宮詹寄予說學齋集云是歸熙甫手
鈔本惓惓以表章為言予以校舊所藏本
多其半太樸存詩二卷曰雲林集竹垞有跋
且稱太樸以洪武三年卒於京師無守余闕
廟事乃其子於慮為安慶教授因以傳會
也當以雲林集與此帙並鈔存太樸之全耗
隆癸卯處暑日金陵寓舍試舟中校且記 芸楣

雲林乃金谿山名太樸少時讀書之所故以名其詩
集此集中有雲林圖記

說學齋稿

嘉慶丙辰九月重校其中多用古字未能畫一其闕字兩本同蓋皆傳鈔虞川本不敢臆補又記

臨川危素太樸著

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

三節堂賦 乙酉

稽受氏於高堂兮奠傑華之攸居際神元之興運兮肆疆壃
暴而攘除偉令子之俶儻兮從世皇以平吳匪徒戮力于
戰陳兮陳征討之訏謨信直道以迮時兮轉漕輓於番禺
屬群盜之交熾兮集草間而嘯呼阨險隘以耎兵兮原闕
值陸梁之兇渠矢赤心而奮鬪兮凜英烈而莫渝俄勢窮
以被執兮必臨難而捐軀悽海霧之陰翳兮跕山鬼而乘
狐嗟良配之嫠婺居兮歷三紀而有餘撫青鏡以含悲兮收

涕泗於衣裾哀孤惸於幼稚兮念生我之勞劬閔無父之何怙兮賴慈母之携扶嬰疾疢以莫瘳兮吾豈愛於肌膚刲肱肉以和藥兮欣沉痼之獲蘇世驚歎乎忠義兮作人紀之良橅表三節以詠歌兮峙堂構于東吳葆遺器以櫝藏兮效緹襲乎詩書惟延祐之后皇兮思蒐羅於文儁爰跐美于高科兮羌簪笏之滿家振羽儀於天朝兮流四海之名譽匪顯庸之足夸兮振黎庶於泥塗雖余文之骫骳兮揭潛德以張鋪信天道之孔昭兮式原本于厥初

別友賦送葛子熙　癸酉

余生楚南之窮邦兮嗟不逮乎古之人執簡策以永歌兮視前行之逡巡悵風氣之日凋兮衆糅糅乎滓穢獨涼涼而奚適兮虞誹言之交至能服仁而蹈義兮雖顛沛庸何傷頌操踐之或怠兮悲絲染之元黃思騁雲螭以高馳兮下覽觀乎四海帶玉璐而佩寶劍兮劃長嘯乎天之外值美人於舟卬兮云抱朴之來孫朝吸上池之流瀣兮夕掇元圃之芳蓀獵六籍之精華兮悲黃農之不吾待竝匪匪之良馬兮欲導車輪而行邁有疑義而與析兮且交脩乎之愿豈私情之昵比兮將以緝乎道德懷夫子之固窮兮雖制義而自安頗甘旨之或缺兮寧孝子之所惟念一門之孤惸兮而衣食之莫具汩奔走於泥塗兮歲冉冉爲遲

莫輟彭蠡之櫂兮爰東憩乎錢唐撫句踐之故墟兮弔臺觀之榛荒颿高帆以度海兮仍羣仙於雲塢凌榑桑而遐矚兮浴赤曦之瞱瞱眄梅梁而太息兮企聖賢於諸馮何三千歲之寥寥兮大運若是其汙隆繄娭遨之匹樂兮傷馳驅之勞勤扇朱光于疾宇兮安湑潡清風而來至旋軖轍於汝濱兮將同采乎莧藿玩曾峯於翠雲兮（金谿有翠雲山）躭麋麃以為樂亂曰兮何為行兮吳越之鄉兮韶音之鏘鏘兮矯首以望虞皇兮邈矣夏禹海茫茫兮哀民生兮曷時而康兮

存存齋賦（為李孟幽尚書賦）　庚寅

繄太極之混淪兮為生化之本根維二氣之闔闢兮暘萬物之滋蕃羌易道之廣大兮備吾身于乾坤極知崇以效天兮循禮卑而法地體成性之存存兮由道義之不匱信弛張之靡忒兮亦柔剛之相濟偉鄒孟之崛起兮當戰國之兵爭悼我心之迷繆兮揭皇極而載明謂君子之善存兮異羽毛之頑冥彼嵬瑣之紛紛兮遂梏亡於外誘湛明鏡之當臺兮竟昏蒙於塵垢蔚嘉穀之羅生兮胡穊穊于稂莠懷咎繇之苗裔兮蚤奮迹于滕邦　冰壺之交暎兮粹白璧之無雙玩元理於簡冊兮驅長才於海江爰紬書於史館兮持憲度於臺閣善和燮於群情兮或誾誾而諤

謣沛大旱之甘霖兮蘇八紘之毒蠚退休沐而齋居兮撫
易象而觀天亶存存之不息兮契洙泗之心傳雖首路之
邈悠兮傒白首而不遷憶旋輣于虎林兮卻傾蓋於京闕
詹雲霄之軒翥兮莫榮厲于駑劣葆貞白於歲晏兮追往
行於前哲樂几筵之潔清兮陳左圖而右書殖卉木之芬
芳兮啓常編而載愉託中情於藻翰兮著懿戒於坐隅

望番禺 有序 庚寅

廣東道肅政廉訪使欽察叡軍民達魯花赤脫歡察兒在
廣州多不法事江南行御史臺遣監察御史錙振進按之
振受賕以欽察言非實欽察忿死未幾恐懼得疾還至龍
興驛舍白日見欽察於前因喋而死未幾行臺又遣監察
御史杜　訪其事得令衢州路摠管薛超吾為江西行
中書省令史時所賦詩遂合諸御史上章暴振後世有
年臨川危素聞而哀之作望番禺　望番禺兮海氣沉沉
青天高高兮白日為陰悲風滿山兮夜聞噫喑豺虎呀哮
兮麒麟遯潛望番禺兮盡傷余心

經律圖賛 庚寅

猗昔上古狉狉㹤㹤帝戰涿鹿遂生亂民唐虞命契敷教
人倫迺設庠序尊尊親親世變風移彝典弗循迺置刑威
法令式陳楚有君子哀此頑嚚表經附律提要謫謫流行

區宇明德懷新安得卒土返樸還淳各守厥職葆其天真上下四方休烝陽春刑措不用而多鳳麐我讚斯圖爰詔無垠

異石銘 有序 庚寅

壽武庫副使高昌野仙普化真以異石示余其大三寸色正碧上有白文有神人戴笠跨驢白氣上貫氣中雙龍摩空而飛君謂其大父甘州守潤里伯脫驩公詣仁祖山佛寺得此石道中故櫝而蔵之甚久蓋靈氣所鍾睹斯異物乃為之銘銘曰

太和絪縕二氣摩蕩山川儲英奇石異狀賦色正碧中含素文爚乎神人其行逡巡蜿蜿驚龍乘雲飛躍乾端坤倪膠轕回薄無爾精氣騰為列星善賣遺而蔵何百千齡

范文正公讀書臺銘 有序 庚寅

宋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累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楚國文正公幼孤貧從其母適長山朱氏朱氏宰安鄉公讀書于太平興國觀既擢進士第入參大政功名烜赫著在竹帛後人指其遺蹟而詠歌懷思者無已會宋中書舍人廬陵劉公才邵八世孫珎僑寓是邑迺作祠守割良田以共祭祀俾素述文刻諸臺下迺為之銘其詞曰

允顯范公東南之英出將入相煒乎功名勝茲安鄉為灃

邑屬出自北門林阜孔发公有遺蹟峩峩高臺世變事移
過者興哀仲辟氏劉衣冠之裔僑居此邦仰止異代伐木
甚良爰樹高堂俎豆載陳靈其來享陟彼崇岡悽其延佇
江流滔滔歲不我與猗公之仕載逢其辰孰使荊揚才傑
沈淪邈哉風旨彌久彌新篆銘貞石公有鬼神

賜帛頌 有序

皇帝御天下十有八年凡三賜老人帛於是撫州民張天
祐與被寵命初賜時天祐年八十有□再賜時八十有□
三賜時八十有 最後之賜則九十有二天祐少好道術
善保嗇其精神大隱市廛無求于世蔵書甚富以勖其子

孫其所以至于上壽者盖異於常人矣國家自祖宗以來
子惠元元然於尊禮高年尤為備至此先王之所以治其
天下其民化其俗易成者也於是史臣素作頌以歸美于
上其詞曰
皇有萬國莫不尊親紹天明命撫之以仁民吾同胞海涵
天覆仁政之行敬老慈幼臣匪肆頌皇有恩言惠澤斯沛
孝理寔敦維撫為郡江湖之表山谷僻遠民多壽耇微臣
天祐生于宋時束帛所崇明詔飈馳養老乞言三王之世
臨雍拜老亟稱漢帝乃如斯人道術孔多蔵書滿家守一
處和安車聘賢尚法古昔宜秉赤心上俾聖德化行俗美

維皇之明昭垂四極史作頌聲

蘄春縣興學頌有序　　庚寅

蘄春縣長埜仙普化君既新廟學郡學教授衛子炎為記君上計京師稍為余言治邑之事君始至官脩農桑水利之政平獄訟卹灾傷無所不用其情其興學之績為最大蓋蘄春之學在郡城東北之鮮原素無恒產儒之在籍者廿有八家多貧不能自振於是學舍傾圮弦誦寂寥君始至伏謁廟下大懼無以稱塞國家崇學右文之意乃出禀給為之倡尹邊守誠丞孫克昭主簿蘇世榮教諭曾志暨胥史富民咸相其役曰其舊而脩之者大成之殿明新之堂撤而新之者門廡齋舍創成之者靈星大成二門若夫祀所龕室帳帟祭器無有弗備學之閑田悉以種桑歲售之以補贍學之費民知令之所向相勸從事於詩書而敦行孝弟君之於政知所先後如此乃為之頌使刻之石其詞曰

我行江濱爰采其蘄田多汙萊埜有嚬呻天監下土哀此罷民畀我賢令惟皇之仁學校之行先王善政迨我世皇著在甲令蘄春有學以祀元聖棟橈宇傾昌以廣敬賢令聿至顧瞻褎佪乃鳩群工罔敢弗來祗奉明命僉言允諧有嚴俎豆民德孔懷雍雍童貫濟濟弦誦修行明經聯翩

鈔校書籍

如聖道齋

允貢槩此長才小試其用伐石刻辭輿人之頌

興學頌有序　　　辛巳

至正元年四月大都路都達魯花赤康里公伯嘉奴請作左右南三警巡院大興宛平二縣孔子廟并建學舍都府丞達諸禮部部上之中書省中書從其言各以室廬之在官者為之又言學設教諭而無稟食非所以尊敬師道中書亦從之嗚呼古之立學所以作成人材倫國家之任使非細故也三院之所轄五方之人咸聚焉雖有長才秀民猶必待教而後明況於蚩蚩之氓乎二縣者在于畿內教之尤弗可以闕然也我朝建邦設都百年於此國學京學

規制已脩顧於五廟學未遑有作而作於公尹京之日則公之于政可謂知本以能成昔人未成之志何其盛歟抑亦遭逢聖人埀意斯道故公之言得以取信于朝廷而無或沮止之者五學之師弟子其亦思無負公之志哉公字九德在官守職若活海賈事皆可書今獨取其為政之知本者為頌之其辭曰維昔大帝即燕設都山高川回神明相扶廼作廟學于京于國以祀聖師以講道德人才勃興邦家之光小為杗桷大為棟梁三院警巡以及畿縣置師無學有弗聞見槩康里公寔涖神京治政以平豪猾震驚曰茲教化為余之責請于宰臣報可甚亟爰奏瑟琴升歌

雅南籩豆在筵有苿其臨匪公言行際時之盛化被國都
風俗以正肅肅冠裾誦詩讀書凢百多士毋昧厥初

趙步院記　甲子

趙步院在金谿縣南去四十里順政鄉之梧桐里所可知者唐時興亦莫詳何年也佛殿法堂識施財者黃諤姓名于梁脩之者米邦傑也延祐間寺無僧廼五年誕聖之節禪居寺僧如瑛嘆曰趙步院者亦我佛之祠也吾觀善以衍其道行世者不階粒粟銖錢至於重樓廣宇魚鼓相聞雖廢者宜有以興況興者其忍使之遽廢耶爲吾學者坯厓巢木草食澗飲固何俟乎室廬之安然故有其地歷數百年坐視爲榛莽狐兔之墟誠何是以勸哉況是日祝天子壽而茲院獨無僧致其報上之禮其可乎於是請於有

司入居之稍久慶弟子增置田園里人江大舉又施其居室蔬圃若干畝後十有八年瑛死已其徒嗣平謀曰吾師之於趙步也勤矣不可永永無聲界來人乃具顛末請予記予志學維世請得而言之國初郡縣有莬僧者其政令猛當此之時僧竭財給徵索追呼求覔者無虛日苟弗應罰責見已奔走郡縣笠屩炊臥費且夥故寺之貧者至鬻釜鬲鐘磬不足則散走仁宗皇帝在東首罷所謂僧錄司者僧迺得蘇瑛之來趙步也實當仁宗在位感上恩深厚如此則以萬歲爲祝者蓋上之情當報出乎中也然自罷去管僧者宅寺之僧晏然無外撓田連阡陌而征役弗及

鈔校書籍

然則精脩萬行以躋正覺固其職也乃大不然豈車肥馬要結權勢昵聲色殖貲産大者可以埒封君不知朝廷所以尊尚覆護者欲其超出諸塵見性成佛或足以裨治化嗚呼其亦可以深長思矣是鄉之人言瑛居趙步日惡衣食力種藝故寺得以不替其所見異於流俗也哉平能念其師之勤欲不朽賢已繼其後者讀吾記有所警也夫瑛號玉菴平號雲巖大舉者每母至謹以相人術行數郡年九十餘終善鈎魚故號鈎舟子

游先生文集目錄後記　丙子

右宋監察御史廣平游先生文集若干卷第錄如上昔河

知聖道齋

南程二子之門英材甚多其卓然著稱者則有謝顯道尹彥明楊中立洎先生四人而已楊氏三傳而得新安朱氏開析遺經張皇斯道故楊氏之書行於世爲甚盛其餘則幾於散亡磨滅豈不惜哉始先生在京師程叔子一見謂其可與適道伯子知扶溝縣事聚邑人子弟於庠序俾執事其間先生欣然從之盡弃其學而學焉叔子嘗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則先生之所至可知矣然則豈可使之無傳哉元統間素客郡城故金谿縣主簿徐君奇伯之孫原假以此書歸與友人黃尋讀之其字脫繆頗爲更定又次其先後其不可知者闕焉夫文也

者心之精微在焉歟先生親得碩師而又善學其功於斯文爲甚大嗚呼奮乎百世之君子尚有考於此編云

遊牛頭山記 戊寅

牛頭山在金陵南去卅里至元四年龍集戊寅余留崇曰寺崇曰當里之半焉三月巳酉將與崙易僧明晋同遊里中僧善繼如辟山陰道士費一元皆欣然顒偕行過石子岡東行至山下尋辟支佛洞洞黑有穴在東投之瓦石琅然有聲久而後定孫權時山裂有僧出其中謂文殊辟支佛云南唐周彥崇紀其事過大雄殿前值寺僧明大及英臺寺一僧導余登兜率菴正近山頂又東緣厓石尋融師

脚迒及卓錫泉歷甚險余五余者皆懼而明大獨遂來如
飛猱皆且笑更躡菴西去余與一元不能從而其能遂者
詫其奇勝讀南唐保大時所建佛窟寺碑寶王文秉所刻
文衰弱甚而刻字殊精好摩挲久之而去至下西寺僧道
宣留飯壁間見恒山周昶詩昶文穆公之後皇慶間僉江
西廉訪司事行部至吾撫卓然有政後至者寧不及也詩
雖無足觀余特愛其人焉道宣之言曰兵戈以來寺之田
在鄉郡者悉不能復故徒衆繁多營營於衣食以故不及
曩時之盛云聞祖堂寺有幽栖巖者山徑危析登之頗艱
憩西峯寺詣毗禪師菴至延壽寺其碑亦文秉所刻而又

有斷碑在地唐大歷中僧靈樽書文甚簡古遂宿寺明日
觀幽栖巖搨文秉題名善繼賦詩題石上而明晉和之還
上東峯望見兜率菴隱隱然在山上樹石參錯若畫圖然
一元顧善繼曰子與吾約結菴此其處矣不必它求也臨
髙而望自孫權分裂江南更晉宋齊梁以來數千百年間
金陵為必爭之地英雄豪傑之遺迹既皆刻削消磨盡矣
吾生生值休明而得與山僧道士娛情山水之間又何其
幸與歸而志之以薦好奇之君子

餘姚州冣田記　甲申

至正二年淛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檄紹興路總管府以

餘姚州田賦未均迺屬同知州事劉侯專治其事初大德
四年嘗覈實田税既而籍燬於火執事於鄉里者往往增
减田畝之數變亂賦税之常於是富者享其利而安處貧
者釐其家而無告積弊蝟興莫此為甚侯受檄以来出宿
公宇日一還問太夫人起居而已晝夜悉心須髮為變田
一區印署盈尺之紙以給田主為之烏由凡四十六萬餘
枚田後易主有質劑無烏由不信也民王實嘗以其所有
詭戶名至是愳有奪之者迺自陳繼是自陳者五萬人或
舊無粮今自實有至三五百畝者至於消積年之爭訟者
七千餘事片言之下無不感悟知悔父子兄弟復還其天

者蓋多有之又覈站田一萬五千二百念餘畝俾得田者
助其役其畫田之形計其多寡以定其賦謂之流水不越
之簿又画圖謂之魚鱗才次之圖其各都田畝則又所謂
兜簿者焉至於分其等第以備差科則又有所謂鼠尾冊
者焉計其凡六千二百五十餘帙綱目畢張如指諸掌侯
既交代而上官挽留之使不得去然其號令行於下者如
始至官非有以得於民者豈能若此嗚呼如侯者可謂能
為民長慮却顧者矣侯名輝　字文大沈厚而精練嘗任
風紀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不遠矣屬余以使事過是州者
宿楊仲等請為文刻之於石使来者有考焉

盜發彭府君墓記　甲申

宋名臣彭忠肅公之父府君諱文先葬清江縣建安鄉四會山之原毋四會院隣後百八十三年為元至順二年八月既望院之僧教本此率人發府君冢启石槨斷棺毀尸棄河中盜其藏器瘞其師于土為浮屠焉且偽樹小浮屠旁近以為驗彭氏子孫涕泣號詻走愬于官清江縣檄太平柴巡檢曹某往按之僧出偽券以辨彭氏持忠肅公所志其母壙云左去府君墓二十步計之得實墓中塼皆朱㭍書彭氏記曹君命启之得新棺旁皆實以故甎出其所瘞迺得彭氏壞棺斧痕可識扇履具在有同郡陽君者當時志墓石存土中縣主簿王某奮然白上官亟上其事部使者數讞之中書下之刑部議其罪比强盜減死黥僧為民隷有司充警復墓地彭氏余奉使過臨江購史館遺書作忠肅公傳既奏御矣而公之世孫鏞請志發冢事今國子博士劉君聞與余論撰館中曰吾為錄事臨江覩王主簿白其事豈不毅然大丈夫哉或謂浮屠氏恒損己以益人若教本此之慘毒自恣卒蹈於刑辟惡睹所謂損己以益人耶世之人迺紛紛然福田利益於彼嗚呼何其惑哉

後十有五年至正五年二月記

樂平州慈湖書院贍學田記　甲申

鈔校書籍
知聖道齋

昔楊文元公之宰樂平也崇教化敦禮義治人事神克盡其道樂平之民向之蒙公惠澤者𨶒今觀之皆其高曾祖父矣然去之百年猶不能忘非摩漸撫循使之心説而誠服者詎能至是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有以哉袁正肅公之提點江東刑獄迺創書樓廟學之後入

國朝至元十九年縣尹翟君衡謀於故宋丞相馬公專祠楊氏請以貢士莊田若干以供祭祀以贍師生馬公以為宜迺得魏氏之隙地於縣治之東高明亢爽山川獻奇爰築宮其上率諸生舍奠焉事既上聞賜額曰慈湖書院設官如令式廿七年覈天下戶口延祐二年經理田畝皆係於書院其後不知緣起者每以貢士莊為辭而吏得以舞文其間甚不足以仰承

聖朝敦厲學校成俗化民之意至正元年公之五世從孫同翁來為山長列其事於郡饒州路揔管府知事於君凱言於郡守曰慈湖書院以貢士莊田養士行之於國初非害於瀆君何而靳又以上於江浙行省行省是其言自是書院始有田素使過是州既拜謁祠下同翁具述其顛末求為之記惟楊氏之學得知陸文安公其為樂平也實朱文公為浙東常平使者之所薦也而不知者紛紛然謂朱陸異學可勝嘆哉今書有院田以自養學於其間者它日出而仕於明時有民社焉當以

公樂平之政為師范焉可也是為記

友樵齋記　乙酉

余適越得越人王君為楚語者讀之其辭若哀屈大夫抱忠以死而實自託焉余愀然太息曰悲哉斯人之志其命之不遇者乎它日太史葉君敬常致浮圖師大同之言曰鄉也子之過越聞楚語者先君子之作也先君子嘗於學與時不偶退藏山海之間混混焉與樵蘇為群故題其燕休之室曰友樵翰林承旨趙公為書其扁侍講學士鄧公書所為楚語刻諸辟閒子其為我記之按王君諱發字景回其父武岡軍教授諱汝舟多藏書君蚤穎敏能盡讀之

有闕遺必旁搜徧請補完乃已其禮樂刑政冠昏喪祭以至天地萬物虞初稗官之言凡可輔國家裨名教輒手書之若晏丞相之類要者揔若干卷性至孝父病親治藥食楷書佛氏書以祈親壽或聘為師則曰吾為人子有子職安敢違膝下而它適故從之遊者踵相接於門開發成就者甚多君之接物直而不倨和而不流口不言利大書忍貧二字於屏然不幸年甫四十死矣嗚呼君之畜學不可謂不勤君之制行不可謂不慎而卒隱約於山林方強而遽死余悲其命之不遇者此也友樵齋者界上虞會稽二邑之境當楊梅峯之下襟帶瀏江有樹石之勝西曰日鑄

山歐冶子淬劍之地東曰東山謝太傅登臨處也大同雖去為身毒學然亦能讀其父書慷慨有氣誼其弟克明則居於是而能世其業者夫塞於前未必不通於後勉為善而已余方輯續楚辭既錄君之作而敘識之又重葉君之請而為是記

清嘯軒記　丙戌

余性者恬寂以職事在館閣得羽人之宮於京師太液池上假一室以處暇則杜門清坐以自適其鄰有元君壽卿疏暘喜交遊間往訪之君延坐所居之清嘯軒出法書名畫以相娛樂意豁如也它日君請記其軒余戲問之昔之以嘯名者吾聞其二人孫登嘯於蘇門劉琨嘯於晉陽君之嘯將孰從焉從琨之嘯耶琨名將也今海內承平無一塵之動是以知君之嘯異乎琨之嘯也從登之嘯耶登隱者也君方將以才出用於當世是以知君之嘯亦異乎登之嘯也何居君輾然曰何先生之固也吾知嘯而已奚論古人似不似哉博學者嘗為余言嘯有十五章有所謂深溪虎高柳蟬巫峽猿下鴻鵠古木鳶之類尚從壽鄉而求之因書以為清嘯軒記

休寧縣尹唐君覈田記　丙戌

國朝以五事六事責成於守令其目皆曰賦役均嗟乎賦

鈔校書籍
知聖道齋

役之難均也久矣大抵江淮之北賦役求諸戶口其南則取諸土田戶口之貧富無恒業土田之貿易無恒主由是雖欲其均卒莫能均况於守令之憂民者至鮮而貪殘舞手其閒者皆是也使承平之世膏澤不及於下果誰之咎欤余嘗求能覈其有田無稅有稅無田以定力役者蓋得三人焉其一至元閒紹興新昌縣尹李君其一大德閒金谿縣尹趙君其一同知餘姚州事劉君蓋皆能終始卒成其事者民之蒙惠豈其微哉頃今又聞吳興唐君為縣於嶽之休寧而亦以此先之至正五年春君始至官召父老問民不便者皆以賦役不均告君曰吾不可使胥書任其

事為其並緣為姦蠹也乃聽民自推擇廉而幹實者誘之五月甲子　鄉各舉二人君置酒縣堂中命之戒以毋私毋擾毋欺期三月以籍至縣八月訖事上其籍於郡民情大悅歌詠載道於是父老請伐石紀其事使至上京求余為之文余固樂君之慈祥清簡號令不煩而一掃宿蠹使其民樂生安業於無窮何其有古循吏之風哉君名棣字子華文章清麗而善寫山水嘗承詔畫嘉禧殿御屏故不知者謂君以藝名家而已

國子監分學題名記　丙戌

國子助教歲從幸分學上都佩國子學印給駟騎公車學

正或學錄一人伴讀四人其一人兼掌儀一人兼典籍一
人兼典書一人兼管句弟子員或宿衛或從父兄無定數
初留守司供稍食至正　年罷獨國子監自大都計錢粟
以來及入學留守司前期治具宣徽院領尚醞中書省御
史臺集賢院官必至所以奉明詔致勉勵樞密翰林國史
宣徽三院至不至視其人今年素與學錄趙性端寶采暇
日迺而求之助教之可考者自大德八年始明年至皇慶
二年闕學正錄伴讀之可考者自延祐元年始於是諸生
請彙次書于石素曰題名故有記今若等刻石傳永久不
亦善夫傳有之大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金可壞此

鈔校書籍

諸生勉旃

知聖道齋

殿中司題名記　丙戌

皇帝清暑上都臣僚分次扈從而殿中司題名有記從故事也至正六年殿中侍御史哈藍朶兒只公使来請記之惟自昔帝王之御天下深居九重而令行四海故出必有警蹕之節入必有禁衛之嚴所以示等威昭上下況殿廷之間朝會之際尤不可以不肅其奏對或病於政儀文或愆於禮皆得以言之歲至上都官曹之從幸者不出三日皆以闗白出三日非有故不至得糾其罪此殿中侍御史之職号為清要者歟夫以國家委任之重蓋如此居是官者其可不竭其忠貞思以稱塞哉至若知班之始置所以

舉不如儀者其後兼主文書又設通事譯史皆國朝制也
是歲知班幹玉倫普孫和通事闍寶譯史哈剌章寔從

洪贊孔子廟素象記

至正二年濼陽諸生李泰買地於懷來縣洪贊驛西北作孔子廟驛令雲中藥温實贊其成五年站戶長宣平王訓出錢素孔子象六年泰又出錢率衆素從享顏子而下十有四乃走上京求記之懷來古為絕塞洪贊去其縣遠甚厥今近在邦畿遭右文之世故雖山谷僻深聖人之化亦無不達也泰居隐約之中能率其民習於俎豆而温之職思其外誠賢哉使仰瞻乎德容之盛其必有所興

起者矣

昭福寺法堂記　丙戌

浮屠師繼清與其所居昭福寺新作法堂始末至京師屬邑人危素記之按寺在金谿縣南五十里後唐紀歷中頭陁僧進明創之中廢宋淳化中鄉人請項山悟空禪寺僧善津來主之津之徒曰用和和之徒曰如陵開慶間改律為禪而静思寺僧妙冲來主之既而冲請復律冲與陵之徒並傳而居有之焉今僧曰希晃希和正寧正宗正大冲之傳也而繼清與正朗陵之傳也初善津用和相繼興造寺宇如陵新作法堂元貞中火冲之徒曰如壁乃更作之

其後壞僧維仁主寺事鳩材未建而仁卒見繼主寺事仁
之徒曰正寧及希和繼清皆竭力相成經始於至正四年
五月朔明年九月望法堂始成堂凡七間費中統鈔萬貫
鄉人以財来助者凡五之二中室之後為觀音閣則希和
靜思寺僧維寧及朱璟助之嗚呼佛之學非言語所能既
然其書之多至於幾六千弓故浮圖氏必有演說之地此
法堂之所以作也東南兵革休息垂六十年而國家崇尚
佛學與之土田蠲其徭役使其徒坦坦施施而無所憂虞
然自放於矩度者亦有之矣吾邦山深谷邃無外物之誘
如昭福之徒能篤志問學以自脩飭而致力於斯堂其勤

鈔校書籍

如此記有所不得辭也

元儒呂先生道行記　丁亥

先生諱虛夷字與之姓呂氏奉化人世傳家始生時母以
呂氏上世止一子傳家否則必為浮圖道流不浴者三日
嫪胡憐之自為乳哺少嘗執事鄞象山二縣廷冀得微祿
以養母母没遂謝去入天台之桐栢山崇道觀著道士益
治經史皇慶間詣慶元報恩觀吳尊師受祈風雨役使鬼
神之灋有王翁者築館象山之壽溪盖隱嶼孤絕処先生
禱雨而應王翁因留其處是為大瀛海道院翰林學士臨
川吳公為之記至正元年慶元旱五月已酉禱雨郡治雲

知聖道齋

起西北狀如天神執仗官吏驚呼再拜頃之大雨臨江路同知揔管府事趙侯由松招之主福順觀建大閣以奉四明洞天之神先生好義而貞直端謹而和易安貧守道不事華飾不趨勢利素好客常典衣以具食通禪觀之學沙門師恢大章噩無夢銘古鼎俱有倡和之作嘗與翰林侍講學士同郡袁公僧岫雲外坐松陰講老子或繪為圖吳公又為之賛其待鄉曲至厚喜必慶憂必弔傳士袁士元有疾經歲不瘉先生冒寒暑履氷雪求醫請禱久而不怠它日來睎疾度河風浪急作舟覆而溺先生徐起色不為變曰無使病者聞之為我驚也同舍生項誠之久客杭老

而無依先生親往迎之願終其身與處然既隠居無求於世至杭之吳山見古梅及藤蟠曲奇恠乃以為益友四年二月丙辰無病而卒先是郡人金諒有山在鄞東湖之西亭豫為先生營壽藏至是其徒奉冠劍瘞焉傾城送維軍卒小夫亦設祭道次受授法者諒及錢津與諸交遊作天壇道院築墻壝以藏其書曰老子講義　卷嵩齋文集　卷先生所自著曰瀛海紀言十有七卷皆一時名人為先生所著初吳尊師別有館在城東門人吳某毀之先生嘗受遺命於師力欲復之在勢者陰庇吳某不能直故其沒也猶以為憾云素弱冠始識先生信之龍虎山若神交

者後四年偕徒步往見吳公於撫之華蓋山時吾郡處士孫君履常吳君仲谷相與登臨嘯詠意歡如也又十有八年素事適鄞而先生化去踰月矣嗚呼悲哉葛邏祿廼賢與其徒鄭守仁請書先生之遺事并藏焉

金谿縣梁安峽義度記 戊子

撫之屬邑曰金谿其南五十里有梁安峽石壁峭險兩崖雙峙南城諸水皆會於此上游有度曰馬頭度峽束而水深不可徒涉臨川營前里有張昭孫不恭慨然曰吾先君葬梁安山之中距度才二里於是作堂以祠其父外為屋以待度者息肩於此以永嘉浮圖普顧守之割腴田若干

畝以贍舟人而并食焉既而里之有餘財者曾某吳某皆施田以助之始終贊其成者項山寺主僧師啓且以其寺近因屬永久任其事庶幾無隳廢時也吳君之子擴以書來京師與其友危素曰願有述余讀周官書夏官之職有司險焉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道路山林之阻則開鑿之山澤之阻則橋梁之謂之司險者有敵國之侵陵故也今國家盡得四方之境土固無俟乎設險以守其國故司險之官不設然道路橋梁亦有專領之者頗有司率急於錢穀簿書之事以此為迂緩不切無復加之意矣由是津度之舟悍夫凶人把握其間爭纖微之利

棄性命如鴻毛者蓋多有之雖留難之禁著於令甲而亦莫之能革嗚呼可勝歎哉今張君與州里之賢豪致力於此非有所驅廹而出私財拔腴田無少靳吝斯亦可以言義非欲乃為書之以示来者

蓮華寶勝寺記　己丑

豫

務章僧志祐来遊京師以事狀告於臨川危素曰吾所居寺在南昌之境曰蓮華寶勝寺有田三百餘畝唐尚書右丞相贈司徒謚文獻張公祠堂在焉宋興開田之在官塘者為民姚氏所據主僧澄江力歸之至於今公牒具在澄江復環寺種竹積歲多至三萬餘箇入國朝僧至寶作室四楹竹間榜曰蓮溪書院泰定初僧紹能將逝囑其徒曰吾沒後汝力於為善於是僧覺先作善法之堂至順初僧紹定與長者萬仁作石橋於寺西曰萬年之橋丹紀至元之二年主僧宗慶與僧德寧以公庫餘財建三門西廡僧德淳作亭寺前曰鎖翠亭建外門曰碧蓮梵景明年覺先出財建海會堂及東廡又明年領住持事至正五年新佛殿眞堂伽藍神祠洎諸素象包厨庫庾與夫器物百須無所佛悉因請為之記志祐且曰諸師之相繼致力於寺事後人何可忘紋張公之遺跡久而益著于其得無意乎按張丞相說最親重公與通譜系曰後出詞人之冠也公進

鈔校書籍
知聖道齋

中書舍人會御史中丞宇文融先献策括天下遊戶及籍外田署十道勸農使分行郡縣説畏其擾數沮格之公謂説曰融新用事辨給多詐公不可以忽説曰狗鼠何能為至是融又請吏部置十銓分治選事説亦不從融恨恚乃與崔隱甫李林甫謀中傷説遂罷相公亦改太常少卿出為冀州刺史以母不肯去鄉里故表换洪州都督公之在官豈嘗休於此耶惟公起自嶺海舉道侔伊吕科立人之朝直道正言身之進退係乎天下之治亂盖亦可謂百世之師矣彼為浮圖氏學既已出世而離倫而能崇敬先賢嚴其祀事頗豈可與淺見薄者論哉自澄江師而下皆宜表著其功以勸來者

安公隄記　己丑

至正八年僉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司事安侯以選為龍興路揔管既至官均賦役簡獄訟旬月之間政令悉舉居無何連月不雨侯徧禱群祀已而淫雨不止禱而又應江水暴溢居民幾致漂溺諸水神水遂息先是城西新坊水涸則經湖中春夏漲則人馬俱病溺者不可勝數侯按視之喟然嘆曰脩築吾職也欲命之屬吏則慮其並緣以厲民廼首出俸錢以為之倡属諸翠巖寺住持沙門師智及集衆力為之曾未經時而隄城長若干丈當其要伐石為

鈔校書籍
知聖道齋

橋下䟽水門行者恱　衆合辭請名曰安公隄郡父老以
余鄰郡之諸生備官太史書事紀功乃其職業使為刻文
石以記成績昔鄭公孫僑以乘輿濟人於溱洧孟軻氏譏
其惠而不知為政何謂政徒杠輿梁是已侯之作是隄於
是知為政矣　皇上仁被四海憂郡縣之凋敝而鰥寡之
無告更立保任之法而責其成功其急於為治之意可知
已頋方今之郡縣輕重難易勢有不齊龍興江右一都會
臨之行省以憲府可謂重且難矣以侯敭歷中外聲望素
著畀以千里之任侯亦夙夜憂勤思殫其智慮以建立事
功此其一也是宜書之以勸來者侯名讜字仲益

江州路能仁禪寺三門記　己丑

江州城南隅有浮圖東魏天平二年沙門祖道瘞佛舍利
其中貯以水精鉼金銀鐵石函護惟謹南唐李昪時軍師
威烈公何洙廼作佛寺號曰福聖宋遣曹翰取江州屠其
城寺以舍利所在獨免於兵燼天聖間賜額承天沙門智
聰大加脩葺尚書禮部郎中祖士衡實記之已而名師有
若白雲端佛印元鐵面感宏智覺皆相繼主斯寺號為叢
林之盛政和七年改曰能仁紹興十一年龍圖閣學士蔣
璨題其榜淳熙十四年有僧来自天台咲嬉怒駡類狂易
者人目為風和上一日與僧智聰冨民巨賈為之興脩事

具洪文敏公所為記宋亡何公所施田在鄂之嘉魚者田人因而有之寺僧祖印本中宗溥應辨訟于官府弗直辨有弟子曰致尭始息田訟而續力造作人爭致財縣鍾之楼藏經金之殿煥然興復郡人李貴和施田百有餘畝山若干畝今名曰福田莊致尭主寺事廿有七年而退休焉至正二年行宣政院以南康沙門師嚴學行淳備選為住持四方學者相慕而至乃修僧堂衆寮百爾器備而居者始安頋田入之微食莫能給郡人黄仁歳以穀三百五十石貸諸田人取息以助寺僧惟惠經紀寺故所有田在虵口湖尾者六百有餘畝收粟以繼於是食粗給矣仁復以茶

地若干及南郭思賢橋為施而然鐙之費無復屑屑求諸市人六年夏大風雷雨壞三門乃泝江至荊州玉泉景德寺福祐倡施者出錢五千餘緡既還寺僧德永亦以五千緡與師嚴之徒宏教購蜀良材之於荊值巨筏敝江而下因得檜柏四百餘株以七年九月庚申經始中為屋五間東西各四間規制雄壯倍加於舊官府民庶知師嚴之公而能勤皆出錢助之九年夏丹雘甃碱訖工使宏教至京師求余記之師嚴之言曰吾佛氏之門曰三空無相無願三解脫也謂頓空我法不滯法相不存所願耳然斯亦曲垂方便欲其舍彼所滯深入一乘之門而已若無深造上

乘十方世界一道場也十方世界一門也十方世界一佛真法身也又有所謂三門邪余昔與師嚴同客金陵知其清苦好脩不自表襮觀斯言也為其徒者宜於此有所悟入矣故因書其作門之役而并及之

靜明書塾記 己丑

昔者四明袁正肅公提點江東刑獄行部信之貴溪作象山書院以祠陸文安公于徐巖其流風遺俗久而不泯故近世其邑有陳先生立大者出毅然有扶樹正道之志而世莫能窺其蘊奥也其為學也上達乎性命之微致謹乎事物之細兢兢業業夙夜靡懈使先生用於當世推之功業固鑿鑿而精實然隱約於閭巷終以老死天也非人所能為也先生家有藏書若干卷而繕寫點校手澤存焉又有所著論語正義廿卷其子善益自尊度題其室曰靜明書塾中設先生之像春秋嚴祀不遠數十里俾素為之記素天歷至順閒數拜先生於家所以啓迪訓誘無所不用其情詹其風采如孤峰絕壁莫可得而近也素之凡陋德不加脩而行義無以踰人歲月不居侵尋遲莫仰思先生之盛心若何而酬報哉先生雖沒幸而遺書猶有賢子孫襲而藏之天下後世之士有欲聞先生之言論風旨而過貴溪之邑造其家拜其像讀其書為善之意如川方增浩

乎其不可遏則先生之陰被于學者有不在茲乎乃爲之記刻諸辟間

翰林國史院經歷司題名記　己丑

世祖皇帝始御宸極建翰林之官至元元年爰置學士院四年更置翰林兼國史院　正三品二十年設典簿廳以揚勛爲之大德九年院升正二品更典簿廳爲司直司設司直一員以陳景元爲之都事一員王恭政爲之皇慶元年院升從一品司直司爲經歷司設經歷一員以田澍爲之都事一員王璧爲之至正元年復以經歷兼經筵參贊官此其沿革之大凡也九年夏學士承旨嵬名公買訥謀於僚友刻石載名昭示永久屬經歷闕汪古君禿堅帖木而以勳臣家子選爲都事好尚文雅力贊其成於是經歷司亦當有記石既具君屬素爲述之素竊稽前代代言之官纂脩之職皆號爲清華之地國朝合而爲一勢嚴而事重其贊畫幕府者簿書稀簡獄訟不聞一旬之間亦三至公署而已則朝廷之優容文臣亦已至矣

仁宗皇帝蓋嘗申命擇賢以任之聖慮所及淵乎深遠非臣之愚所能測識然而居是官者其可不思所以報稱之哉

鈔校書籍
知聖道齋

儒英閣記 己丑

宋右文殿脩撰致仕中大夫贈寶章閣待制諡獻肅朱公之六世孫季承作高閣南溪之上以藏先世之遺書因其姻兄陳君汝賢至京師以我漳州府君有斯文之誼請為之制名素嘗讀四明袁正肅公銘公之墓有曰維是獻肅卓哉儒英則請以儒英名之陳君又以季承之意俾記其閣方公為吾州軍事推官韓侂胄枋國誣害正人以濂洛所傳謂之偽學轉運司移檄令自言非偽學始得為考試官公奮筆曰自幼習讀程伊川書以收科第如以為偽不願考校于後選太學博士宗正少卿言事切直其守襄陽

兼師漕事提點浙西刑獄刺舉克當其在經筵所以陳說者皆崇正黜衺磊落明白表公嘗引漢鮑宣之言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議論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也惟公足以當此矣嗚呼茲其所以為儒英者欤然其時君惑於讒衺使公用不盡其才儒英之效未著於天下非可惜哉素昔承詔簒脩宋史嘗為公立傳則公之高風大節足以震耀於後世而無憾焉公沒世百二十餘年而季承猶以詩書克世其家將継世而為儒英為善之報其在茲乎素家去于越不三宿可至他日歸休田里拜公祠下讀其遺書登斯閣尚能為季承賦之

蘭溪橋記 己丑

吾金谿東行四十有五里其地曰蘭溪昔產馬蘭借又稱馬蘭橋馬蘭者紫莖翠葉一名澤蘭宋之末橋癈横木為略彴車馬必亂流而濟唯徒步者稍踐而過焉春夏之際溪水横溢則往往阻阨弗得進溪上有毛氏蓋自宋南度後江寧縣丞諱辨之子弟繇南城之龍蔭里寔遷于此今二百五十餘年矣毛翁士謙之居與橋最近清池茂林相為暎帶翁年踰七十而子息皆無絶孤處一室至正四年水旱疾疫竝作翁病且革矜依其族人翼會翼方建西溪

鈔校書籍
知聖道齋

家塾以尊祖敬宗為先務哀而留居其中翁且去以其所
居鬻於龍虎山曾君曰省曾君吏治室宇扁曰蘭溪寓所
命其徒閔中高昌宗守之曾君之族輿先世之墳墓皆在
金谿歲時還家必道經蘭溪慨橋之久廢屬同里羅君義
方請曰毛氏群從常欲為之而未果就君得無意乎哉曾
君輒出錢買石傭工屬前唐州民匠提領毛君一夔督治
之於是一夔亦資以粟米而諭其意於宗族鄰里聞者輸
財助力靡有難色會未期歲而役夫告成無復病涉翼至
京師語余曰願有記惟斯橋距余家為甚近余之少歲數
過焉嘆夫民之未有餘力以及於此曾君學老氏者年

鈔校書籍

在耄耋是舉也蓋無所為而為之無所為而為之其心公
而無私者歟是宜記之刻石道左後之仁人君子睹其將壞
而修之庶幾曾君之善式克有継而惠利於無窮豈非盛
哉曾君字省吾毛翁字君實一夔字君兗翼字遇順高君
字元適羅君字敬德橋之成至正六年也九年四月甲子
記

信州龜峯瑞相寺記　己丑

信之弋陽南去二十有五里有山如龜南北望之則群峯
叢峡斂焉如一東西觀之則兩山對峙南聳銳而獨立北
馮陵而劈引睨其背則橫亘崷崒如堅壁固壘冠首有堞

知聖道齋

面其前則攢巒複嶂蟬聯星錯矗矗疑更相朝捧其將
至也四視環合若無從而造焉既而縈厓繚岫斗折以入
環以群山而峯之得名卅有二一峯曰石蛋能吐納雲氣
以占雨暘其中峯曰石龜唐乾寧中僧茂蟾作寺其下名
曰靈勝至宋真宗改曰瑞相太子少保趙公抃龍圖閣學
士韓公元吉皆嘗賦詩丞相陳公康伯請于朝更曰顯親崇
福寺今復名瑞相其寺僧有於於其學者子瓊光應重仁
事載傳鐙錄其有道而居是山者曰晦菴光雲菴慶書原
生山堂淳柏庭永孤雲權其由此出主名剎者徑山蒙菴
聰雪峯螺菴肇觀其人則知其足以為茲山重也國朝延

鈔校書籍

祐五年禅師從正主是山明年有欝攸之變逾十年規制
悉復舊觀又三年以老求退薦禅師德學自代凡未備者
德學師俱致其力八年之間法席大盛至元五年復燬于
火衆皆号泣道元容色弗變徐慰之曰此殆天數豈不聞
成住壞空世間相也吾緣未盡當力復之何憂之有既而
率諸好施者鳩工掄材以次興復雄麗倍於他日矣於是
使其徒行觀来京師屬余為之記今國家崇尚釋氏崇墉
峻宇徧於京邑大者縣官作之嗟乎勞民力而求福田豈
佛之心哉觀夫瑞相之興獨因其州里之有餘訾者相與
相成之則正學二師之行孚於其人可知已抑其山川之

知聖道齋

勝足以致其徒坦坦施施而來趍焉則繼傳鐙而見於紀録者將相望而出余故考昔人記其地形而述其顛末使并刻之

懷德書院記　己丑

少昊氏之四世陶於雷澤虞帝求旃以為士師造律執中封於皋為皋陶其後封於英六今六安州也宋丞相晏公殊謂皋陶墓在馬治州之東古有皋陶祠地才一畝後鄰犴獄湫隘弗稱至正八年秋達魯華赤伯嘉納君與知州趙君孜協謀遷之規為書院博求其基於民間屬軍千戸將建公署於城東隅乃買地易之其勢面陽後負崇岡東西廿餘丈南北倍之而多十餘丈二君率僚佐出俸錢具木石州民之好義者皆來助之為正殿左右廡講堂前門各四楹繚以周墻經始於是年　月　明年　月落成迺以書來屬素為之記素聞儒先之言曰唐虞之世道在皋陶嘗思之而莫究其旨蓋當此之時在廷之臣德之相似者伯禹及皋陶耳伯禹之勞績著於皋陶皋陶之知見則寂於伯禹伯禹之功天下所共知皋陶之功非虞帝與伯禹不知也禹即位之二年皋陶薨史記曰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而后舉益任之政斯言也其知帝禹之心雖不幸而不及君臨天下而黎民固

已懷其德矣是邦自皐陶分封之後至於今三千六百餘
年始尊祀表章於今之賢侯亦可謂盛哉抜皐陶之告其
君曰慎厥身脩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迩可遠在玆君
子以為體用具備品節詳明即大學之道至於知人安民
之論又必本於兢業信所謂睽言惠可底行此來學於斯
者服行其言而深致其力將見人才蝟興用於邦國則書
院不徒作矣伯嘉訥君於是州以清簡為治其民愛而親
之趙君名進士以選來官於此故其發政知所先務同知
何君城判官姜君權皆能克合其謀故并書之

王左山房記　己丑

王左山房者友人劉君景陽所居之室也君予居距梁平
東卅有五里曰劉坊又曰流芳劉氏𦙍大梁來遷者十有
世矣自流芳北行二里有山曰王護王護之西門山曰
鞍馬二山之間委虵行五里許寬平多水田四山周環如
張冪帟名曰尚忠又並山之東穿澗行數百步折入溪隝
才半里南有小山形如伏虎左右又有支山拱揖北面大
山高數百尋是為王左山景陽岀遊四方以廣其學一旦
思其親治任南還謀樹屋三楹於小山之麓覆以茅題
曰王左山房取古人有王左之才而世不用者悉圖於壁
而詳書其岀處始終於工屋前鑿之池種蓮中寘石刻周

元公爱蓮説小山上襍植松檜異石兩旁之山有竹木桃梅之屬有良田可藝秔稌清溪湛然垂笒箸為宜天氣清朗奉其親嬉遊終日乃歸景陽來屬余記其所謂山房按樂平廣記王左山起新安歷鳳游三山而至此於在衆山中最為雄秀盖勝處也景陽之先當宋東都盛時去京邑之紛華樂山林之幽獨其遠識高趣豈他人所能及哉乃若更數百年之久世以詩禮相承君子之澤如彼其深長聞者其可不思也夫其圖於壁者其才皆足輔其君成文武之業致隆平而頌清廟惜其不見用於當日或陪湛於下僚或老死於草野斯世斯民不被其澤此天之不欲平治天下也可勝歎哉然而仕止久速各惟其時者其惟孔子乎景陽明聖賢之學蹈中庸之行乃所願則學孔子者也

雲林圖記　　庚寅

雲林山在金谿縣東山縣大庾領歷贛建昌之南境至樧領入邵武之光澤有山高千二百丈漢初徐仲僊遇仙之所至烏佩山仙人烏君上升時委玉珮處過太和山小和山委虵而走南城達於金谿之境其高上摩霄漢者三十六峯其中峯最高者曰石誰其左曰白馬又名玉馬以其形似也上有浮丘先生祠浮丘先生者或云姓李黄帝時

人或云周靈王子晉其弟子王郭二君俱陳留人訪其師至此然臨川境内多有其祠焉其右曰厓山山勢起伏九十有九其深谷産靈藥異草本草云臨川士人家婢食黄精能飛者意其處也山頂多石磴飛瀑其名曰碌有深潭廣一畝古木蒼藤陰翳慘澹神龍居之宋有沙門師劉中宮自蜀來此結茅山中居民苦旱問之乞雨師云今歲数當不雨吾閔爾貧雖雨才沾足疏畦而已他日師入潭中遺履石上徐寥者守其履俟之七日師自外至謂寥曰汝可謂誠篤問其所欲曰吾唯嗜鴨肉今禱雨者必先以鴨祭寥然得雨師嘗謁撫州守書刺曰豢龍僧某守悪其幻

詰之曰龍安在師曰明公勿驚以金槃盛水探懐中若朽草置水中風雨大至龍飛躍而去鄧氏自五代居山下宋建炎中苗傅劉正彦作亂鄧雱集民兵追破其黨號忠義社于後累立戰功捍禦一方入國朝設巡檢至元末天下已定乃罷今山谷猶有壁壘在焉近厓山有神童峯方仲永者蚤慧生其下荆國王文公所作傷仲永是也入南城貴溪有曰豪豬関甚險絶余嘗與今德慶路揔管知事揚君季子訪故潯州路揔管府經歷祝蕃遠先生於太原僧舍猶應劭所謂前人見後人頂後人見前人履底毒虵奔狐時出草間盖畏途也又嘗與祝先生夜宿田家白雲滿谷

獨聞水聲而已余所居高橋有小溪發原山㢘至元廿一
年先大父白㢘府君繇邑之梯雲坊徙居於此讀書之室
曰處一堂開窗正面諸峯韓子云横雲平凝時露數岫脩
眉新畫浮于天宇與此甚類余少肄業其間有書若干卷
皆先世所藏歲縮衣食之費增若干卷以三代所來碑刻
若干卷有琴一不上弦獨以先父太常府君遺戒不設弄
具耳蜀郡簡君天碧與余客吳文正公所謂作雲林圖道
士方壺子亦愛余山居幽僻數為之圖張彥輔真人奉
勑寫欽天殿壁余時在經筵用米氏法為余圖之翰林
侍講學士虞公嘗為賦詩海內之名勝相繼有作於是有

聲之畫無聲之詩悉華于几席南金大貝不足為貴矣然
故舊從而以雲林為余別號則非余志也上古簡質稱名
而已周之彌文乃有字焉有字而不以稱又為之號末世
之敝也況昭武黄長睿近集賢宣城貢文靖公句吳倪元
鎮皆號雲林子余於三君子無能為役敢襲其號乎聞以
圖求詩於秘書荅禄君道夫道夫曰吾既未能即其地子
盍為記以副此圖至正十年十有二月辛卯寄居城南頭
陀寺雪下盈尺道無行人夜展圖玩之忽憶去家十有四
年左親戚棄墳墓竟何為哉在今式中歲之後亦許致仕
明年四十有九距納禄之年固非遠矣幸而清朝從其盎

退歸與樵夫野叟嬉遊山間上下雲月歌諸公之詩亦足
以自樂也

上都宜興州孔子廟建兩廡記　庚寅

至元二年上都路宜興縣始建孔子廟後六十有五年縣
升為州初廟之成堇有正殿而兩廡未備至正八年虞城
邊侯來守是州舍奠于先聖先師退而裵回中庭睹從祀
之無所乃謀於僚佐士民首出俸錢以倡之咸樂於趨事
無敢後者既成繪孔門七十二子與夫漢唐以來諸儒於
壁間如令式十年季夏肇興工役仲秋落成儒學正陳士
元與州之士　等具事狀抵京師請記於素惟鄉也

疆埸彼此之時宜興號為塞外天運循環皇元勃興此邦
遂界兩都謂之赤縣世祖皇帝臨御天下未久即詔郡縣
通祀孔子而宜興之學興於斯時然而歲周甲子而廊廡
未成而從祀猶闕前乎邊侯豈無守令之良碩乃涖政闒
疏湯不加意蓋猶以昔之宜興視之然則邊侯之於仰承
國家垂精斯文之旨汲汲焉圖以化民而成俗可謂盡心
於職守古所稱循良之吏同一軌轍信乎其可書也侯名
思誠字明善

無量壽菴記　庚寅

京師寅賓里有無量壽菴者居士屠君所建也君名文正

更名覺緣山陽人事其親至孝至元元年大兵驅至開平日夕思念其母南望悲泣時年廿有七矣因禮佛性道者為師絶葷酒持五戒誦佛名號冀與母遇始自五年正月元日日誦妙法蓮華經至初八日竟又始自五月朔日一食周日竟九月朔亦如之行住坐卧叫佛一聲恍然如見其母恒以清旦誦四聖真詮臨莫禮白蓮寶懺夜禮佛千拜乃寐十有一年還至大都明年師事單菴滿禪師於慶壽寺滿號之曰居士時宋已內附疆宇混一私喜可見其母亟馳書候之則知北來之明年母已沒矣居士擗踴號慟若不能生乃卜六月癸未集善百餘人建白蓮社廿有

一年出已貲七百貫買地十畝於太廟之西作無量壽菴樹佛殿四楹屋宇象設無不具足浚井治圃手植嘉木廿有七年四月癸酉朔為其徒盛陳教戒其言曰諸佛菩薩不可不念九品淨業不可不修越七日晡時吾當去至是日已卯沐浴更衣書頌畢隱几而坐俄有白雲從西南下垂菴中廣數丈如飛橋徼雨灑道門人舉佛號五聲竟作禮跏趺而逝口吐異香彌日不散葬諸太史莊之阡子覺興善継其志皇慶二年過灾菴盡燬覺興裒金於好施者復謀營建未幾規制悉還其舊覺興又沒其徒魏守溪請於鄉之大長者翰林學士承旨月祿帖木而公曰昔先師

之作菴且七十年矣未有刻石以告來者守溪之責也公以命史官危素按宋通判贛州事尹應元所撰道行碑而知居士之慕其親若是其至及
世祖皇帝誕降之辰用其法祈天永命故其菴名之曰無量壽充其事親與君之心可為孝子為忠臣是宜書之傳示久遠若居士之作此菴匪獨求夫福田利益而已

雲臺大隱記 庚寅

昔余好遊覽名山往徠廣信之境躡龍虎山東行二十五里望見雲臺之山蒼翠揷入天際意其下必有遯世之棲息其間不然宜為琳館以居仙者乃至正二年上清宮周君孟章始即雲臺之下曰吉槎里者作石室為壽藏明年構屋若干楹中為觀極之堂堂東為丹室西為臨清之軒左廡為神祠右為賓位石室之下積水為池大旱不竭曰還原池揭名曰雲臺東康初君以儒家子少從上清之奉真西院陳尊師某學老莊之道而果於違世而絕物矣昔楚大夫悲世俗之迫阨思輕舉而遠遊慨然有志於方仙之學然其術甚微其言甚秘非余所知也若周君退藏山林可謂心迹俱超而身名無累人間憂憎喜怒休戚之感是非榮辱得喪之役舉不能入其中矣是故古之為其學者其跡多在於荒厓絕谷人迹罕至之所信乎靈臺之勝

鈔校書籍
知聖道齋

唯仙者能居之君識量高遠機辯過人善治煩劇而解紛挫鋭築斯館也將以佚其老焉陳尊師嘗作大隱道院尊師既没而君主之至正九年災而君又為之更新所以敬其所承傳者果若是其重也君之門人徐廷傑余同郡人屬余為之記

翊正司題名記　庚寅

國家承平百年文物大備諸官署皆刻碑題名以為故實翊正司令丞與上幕之賓稽諸案牘亦礱石列書之屬吏官危素為之記按　成宗皇帝即位之始以潛邸怯怜口民戶人匠無所統屬立管領隨路民匠打捕鷹房納綿提舉府鑄銀為印章秩三品其屬提舉司二一曰人匠以董工執一曰納祿以治賦役大德元年有旨以所降歸德楚通等三百五十戶置歸德亳州等處管民提領隸焉延祐六年勑更名曰翊正司置諸色人匠局歲作行殿先朝皇后往往親視工事賜勞官曹有差故鹿頂龍床輿輦金脊吾殿猶存於局其任不重矣於是重其任必柬其官僚昔者由斯而進用於政府臺察者往往有之脩其廉隅克勤厥職人臣之義也官於翊正者其任之重如此可不慎哉可不勖哉

鈔校書籍
知聖道齋

吏部主事題名記　庚寅

吏部主事公署有題名之碑自至元再紀元之六年始頒令十年而石已盈於是脫火赤君彥清揚君伯敬齊君允中來為是官謀續刻之而屬史官危素為之記素讀周官書首列天官其職可謂重矣然其是事令歸之宰相執政獨所謂以叙正其位以叙進其治以叙作其事以叙制其食以叙受其會以叙聽其情其事則今吏部所顓掌也皇元奄有萬邦自府史胥徒及一命而上其進退予奪皆聽命於吏部明天下威福之柄以綱維斯世其事權之重為何如哉然事無大小公牘之署必自主事始本之以理揆之

知聖道齋

鈔校書籍

以法使公論無所蔽私恩無所施上無幸進之譏下無滯
才之歎則為不負其職矣嗟乎為是官者可不慎歟可不
敬歟

龍山堂記　庚寅

端本堂正字王君景先請余記其居龍山堂者曰諗其堂之
所以得名蓋景先家在保定之遂州去州治七里故俗呼
為七里公孫莊其西十有五里有山蜿蜒蒼翠瀰清蓄
潤是為龍山西麓有穴大如車輪四時之風出於四方地
志以為數有仙人往來其間下有深潭蛟龍居之歲旱禱
之輙應故又名澤山山之北有星月巖黑山班姬山沙門
法猛入穴中見石堂唐大歷中　黑山班姬山曹世幷墓
在焉隋煬帝征遼親　班姬云東北曰黃金臺西曰郎山
唐張燕公讀書處曰黃崖山而其高秀莫與龍山尤故景
先之先君子松江府君為堂以面之且以為別號府君諱
珪字　參遊成均後以通國書入仕歷官多在閩粵及
致政而歸起居飲食恒處是山與里之耆俊載酒臨眺彈
琴詠詩山之浮嵐暖翠飄入坐席信可樂也其後又作樂
全亭於圃課子孫讀書府君既沒景先即龍山之下結廬
授徒者數年它日試執燕南薦名春官對策大廷皆冠多
士益知府君之善教其子也按今遂州戰國時武遂縣也

史記趙悼襄王二年李牧将攻燕拔武遂是也上下数千年間皆為邉境兵戈相尋蓋無寧歲皇元有天下承平百年而遂城寔邇京邑其民沐浴聖化有生息休養之樂而府君獨能以詩書開其後人雖其卓識遠見出乎衆人抑亦遭時休明卒遂其志客有擧觀龍山之勝裵回斯堂慨然思府君之德於百氏之下王氏之盛寧有既乎

文始道院記　庚寅

信之龍虎山距余家一舍而近余少讀書其間與了然子居相逐及留京師聞了然子已棄家為老莊氏之學宿留于東方出滄海之上會稽之人逹逹見之余以戀禄于朝

不遑裹糧於来而叩其所造有懷其人輒悵然久之客曰子之於了然子殆區中之縁而情好之牽爾曽不滿了然子之一哂蓋了然子善推明其師之說其與弟子言有曰太虚無所間元妙無所為杳冥無邉際生育無定期是道也天地因此啟日月由此明萬化從此生宓犧得之而畫八卦軒轅得之而說陰符堯舜得之而有天下大禹得之而治洪水吾太上得之而演道德青靈君得之而出洞元又曰天即地也地即天也陰即陽也陽即陰也一即萬也萬即一也不可謂之在彼不可謂之在此不可謂之非此不可謂之非彼不可謂之在内不可謂之在外混然融然

貫通而無閒者也余於是歎曰了然子之所造至於是乎
其學者趙守真與其弟守元請余記其居文始道院其狀
曰吾之先於宋有屬籍家于海鹽州之安仁橋大父　州
僉書判官廳公事某之所卜也吾父諱時亨遭宗國顛覆
廼著道士服舍宅為崇真菴祠元武之神及高曾以來神
主至正五年吾兄弟聞了然子棲於越上遂延禮以居之
幸了然子之不吾棄也已而更曰文始道院菴故有土田
悉以供道院之用州之好道者潘大成王安孫皆欣然相
其成道院之規制為之一新四方來學者若還其家所以
紹承先志無敢或怠嗚呼世之人梏於血氣之私囿乎器
數之末孰知夫道之廣大而窺其全體然則了然子之言
粲然而易見洞然而無疑故余記其道院而并書之了然
子姓倪氏名守中

惠州路東坡書院記　庚寅

宋元祐八年八月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
尚書蘇公軾出知定州明年紹聖元年四月以侍御史虞
策殿中侍御史來之邵言落職奪一官知和州尋知英州
六月責受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十月至惠州寓於
合江樓數日遷嘉祐寺二年三月復遷合江樓三年四月
復遷嘉祐寺四年二月白鶴峯新居成峯在歸善縣北十

餘步下臨大江遠瞰數百里盖惠之勝處也權臣聞公之
安於惠再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四月發惠州又三
年徽宗即位放還而卒至是公流落嶺海者八年矣紹興
初虔寇謝達陷惠州民廬官舍焚蕩無遺獨存公故居亨
羊致奠而去淳熙五年郡守韓公磊重建祠宇丞相留公
正記之嘉熙元年黃公自明撤而新之淳祐五年趙公汝
馭改敘四楹南曰南堂北曰北戸取公語也故有德有鄰
堂思無邪齋皆更作為景定五年師公顯行來守郡寔公
之里人增創來問亭墨池丹竈疏畦藥圃及聽美軒斜川
佳處江山千里各有名扁兵後盡廢國朝至元三十一年

僉廣東道肅政廉訪司事張公處恭積第地樹堂以祀公
大德十年郡經歴韓君克恭廼拓而大之延祐四年僉事
張公世榮出行部使者脫兒赤公以公故居為言張公首
出俸錢為祠堂久之圮壞至正六年僉事周公伯琦至惠
敬謁祠下顧瞻裴回會同知摠管府事觀驢公治郡政成
上下孚信曰是吾之志也即斥大其祠作孔子燕居殿為
東坡書院既代還具其顛末抵京師屬素述之惟公父子
兄弟起西南萬里外俱為宗工鉅儒而聲名震耀海宇愈
遠而愈光盖出而遭逢其國之休運上有仁宗為之君下
有韓范富歐陽為之臣一時居顯榮者汲汲為以薦賢報

鈔校書籍
知聖道齋

國為先務所以矜嗟獎寵者無所不用其極公兄弟既擢
進士公之父亦以布衣授官興脩典禮豈非太平極盛扶
茅彙征之時歟一旦憸人用事菉之郤與李定舒亶諸人
織羅誣蔑爭欲致公於死地磨牙肆毒不遺餘力曾不若
後之盜賊猶能知敬此詩人比青蠅於讒口而反覆切責
之也然公於患難得易有孚心亨之旨登山臨水發為文
章嘗舉柳柳州之言曰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
丘也歟則恵之君子俎豆而尸祝之其小人託帝命假巫
語以招公之蒐要皆出于秉彜好德之良心也觀驢公輿
異世而崇敬表章所以宣明昭代尊顯斯文化民成俗

者克盡其道誠不可以無述也觀驢君字元賓其先北庭
人讀書好古廉而有為今以選為杭州路揔管府達魯花
赤

石廒書院記　　庚寅

至正六年番易陳君楨作書院于饒州安仁縣之埼溪又
四年十月庚子甘露降於松樹日光暎之瑩若膏沐而光
采爛然飲之其味如飴衆奔走相告以為陳氏之瑞始君
得勝地於所居之近翦薙榛棘值徼徑草樹蒙密地勢斗
絕乃盡力攀緣睨之不百舉武而豁然平衍環以群山中
為方池鑑虛涵碧陟其顛喬木成林石磴蔽虧兩石旁倚

呀然如蚌蛤有石昂首若靈禽之翔因名之曰鳳鳴臺三石之最奇者在其東中峰削立平若數席曰磬石折而西為亭曰含光亭又西大石圜頂方趺若樹碑碣稍前為上谷厓之回者曰生雲突然垤者曰雪丘窪然坎者曰鹿泉君於是即磬石之下為書院授徒其閒中祠孔子別為山房以庋藏先世書籍及甘露之降復為亭以志瑞暇日馮虛四顧千里之遠近在目睫烟雲雨風變態萬狀超然塵垢之外萬鍾之祿千駟之馬不願易也曰其婣友臨川孔君英來京師俾素為之記素聞君之先出自九江之義門家法之懿踰數百年雖散處它郡而流風餘思未盡泯沒

君篤於孝友鄉里信之宗族稱之顧其志願無所慕乎其外而婆娑遊衍於水石之閒與其門人子弟講說先王之遺經世孰有論其樂者乎誠使一家之善推化行於一鄉遠而達於一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則其為瑞莫大焉甘露之瑞斯為之兆歟君字士周

寧都州儒學新作禮殿記　辛卯

寧都州儒學正臨川李君定舟舉於江西來京師屬其郡人危素書其學禮殿興造之始末歸刻諸麗牲之碑按寧都之廟學創於宋末因仍簡陋圮壞弗支至正八年知州益津胡侯秉彛與學正務章鄭君大同始謀改作焉明年

呀然如蚌蛤有石昂首若靈禽之翔因名之曰鳳鳴臺三
石之最奇者在其東中峰削立平若數席曰磬石折而西
為亭曰含光亭又西大石圓頂方趺若樹碑碣稍前為上
谷厓之回者曰生雲突然垤者曰雪丘窪然坎者曰鹿泉
君於是即磬石之下為書院授徒其閒中祠孔子別為山
房以庋藏先世書籍及甘露之降復為亭以志瑞暇日馮
虛四顧千里之遠近在目睫烟雲雨風變態萬狀超然塵
垢之外萬鍾之祿千駟之馬不顧易也曰其姻友臨川孔
君英來京師俾素為之記素聞君之先出自九江之義門
家法之懿踰數百年雖散處它郡而流風餘思未盡泯沒

君篤於孝友鄉里信之宗族稱之顧其志願無所慕乎其
外而婆娑遊衍於水石之閒與其門人子弟講說先王之
遺經世孰有諭其樂者乎誠使一家之善推化行於一鄉
遠而達於一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則其為瑞莫大焉甘
露之瑞斯為之兆歟君字士周

寧都州儒學新作禮殿記　辛卯

寧都州儒學正臨川李君寔冉舉於江西來京師屬其郡
人危素書其學禮殿興造之始末歸刻諸麗牲之碑按寧
都之廟學創於宋末因仍簡陋圮壞弗支至正八年知州
益津胡侯秉彜與學正務章鄭君大同始謀改作焉明年

春達魯華赤高昌侯伯不華至首師僚屬出俸錢以倡好義者卜以七月　建而胡侯與鄭君俱以秩滿去官於是知州濟南趙侯天澤與李君至趙侯以興學為已任公退即詣學宮晨夕程督曾不數月而殿之蓋凡級甎甓堊丹桼及聖師象顏章服煥然聿新矣始學之稟入才百有餘石而趙侯能以義師其民故民爭歡趨之以成其事惟州之山川險塞其人逴逴尚氣節貴廉恥道之以義則易於為善其天性果敢然也顧為治者多以遐遠視之是以發政苟且教化不明使其民陷於罪罟而莫知恤令州之大夫乃能究先王為政之本而盡其職業之所當為豈非賢哉抑是邦之前脩則有桂州節度判官孫公立節肇慶府節度推官曾公興宗所謂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者也雖世殊事遷故老淪謝而二君子之言論風旨存乎方策者則有未盡消磨其模範典刑足以師表後學諸生之遊於庠序者既知夫立身行已無愧於鄉之先達然後可以上窺孔子之門墻而入於官可不勉諸素固嘉州之大夫知政務之緩急且重李君之請於是乎記之

梅江書院極高明樓記　辛卯

極高明樓者梅江書院之樓也書院在寧都州之北郭所

以祠宋肇慶府節度推官曾公樓之扁榜則丞相信國文公所書蓋若干年矣久之樓壞會濟南趙侯天澤來牧是州儒學正臨川李君寔請於侯曰樓將壓矣壓則明公與僕皆將何辭以自解明公其圖之侯悚然曰吾之責也廼率州之好義者相與出力積木石傭工役而經營之君上春官而以語同郡危素曰吾於寧都幸遭賢侯恪承上命以興學明教為先務故是樓完繕於敝圮之餘諸生既具石請予為之記蓋極高明之語載諸中庸其義宏矣昔者曾公遊於新安朱氏之門幾卄年朱氏以純茂篤實切已致思用工正當稱之方慶元間群凶枋國詆排正學斥逐

善類一時學者諱名其師曾公執禮益虔未始少挫師既沒星馳弔哭服心喪三年則於死生患難處之有素非所造極於高明其能然耶以是名其樓託意深遠矣來遊於斯者憑高而四顧山高川迴萬象軒豁超然吟風弄月之趣細故芥蔕無復滞留其胸次將與舞雩詠歸者同其樂焉雖然易傳有之智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極高明者智之崇也子思子所謂道中庸者其亦禮卑法地之意歟因記其樓而并以所聞者質諸是邦之學者云爾

振卹樂戶記　辛卯

國朝滅金之五年歲在戊戌—詔曲阜孔公元措括故太

常知禮樂者給驛傳徙諸東平明年孔公至燕訪求掌樂許政等九十有一人世祖皇帝中統三年九月東平萬戶嚴公忠範言宮縣二舞工人未備請以士人習之中書省臣忽魯不華議以為是且蠲其賦役至元三年中書以東平等處禮樂戶道遠資糧費重止留九十有二戶餘遣之還取京師旁近諸生三百八十有四人補其數十九年十一月太常寺官太出脫忽思伯麻思三公言禮樂戶籍田皆貧命丞相霍禮和孫公覈其數戶賜鈔五十貫丞相桑葛枋國延征其賦役司徒撒里滿公等請復之制可—成宗皇帝元貞元年十月太保月赤察而大司徒兀都帶兩公請振其乏—詔賜御史臺臧罰錢八百五十貫大德十一年—武宗皇帝有事於太廟禮樂親於—上前詔丞相乞台普濟公人賜鈔千貫至大二年親祀者二初賜幣帛各一束再賜鈔各七十貫幣帛各二束—仁宗皇帝皇慶二年人賜幣三束鈔五貫延祐七年—英宗皇帝賜帛四百四十五束絲四百四十五斤仍命中書與之糧食至正三年—今上皇帝享—帝南郊丞相脫脫公請于—上人賜鈔百五十貫從之十一年春丞相攝祀先農天甚寒大樂署令高君泰丞卜顏帖木而復以為言　得戶賜鈔三百五十貫　於是協律郎

邢敬忠丕規以余庀職史官請書其事以刻貞石諾之而未遑為也會遷太常博士乃考諸故記并叙
祖宗以来未嘗不致謹於禮樂錫賚優渥而恩澤溪醲若乃明律呂之原通制作之義其功至於舞百獸而来儀鳳固臣下之職也

趙氏家法記　辛卯

趙氏世居京師善俗坊其曰榮祖字紹先敬祖字顯卿昆弟素相友愛臨財能讓顯卿歷官為延津縣尹有惠政秩滿代還以疾卒於家紹先哭其弟絶而復蘇因中風疾顯卿之配劉歸才三年至是年廿有五以志節自誓未四十日生遺腹子紹先喜甚力疾禱於天地曰弟之亡命也願保此孤兒幸不絶其後逾年紹先亦卒族人以其配徐無所出謂當付家事於劉劉流涕固辭曰某年幼於事未通曉嫂氏為家長某當任其勞可也於是事無鉅細一一咨決於徐婦姒織紝以為生保育其孫甫七歳即命入學至冠猶從外傅鄉先生名之曰可溫字以仲良以門蔭授香河縣稅官將行徐曰汝方從仕顧食指衆豈能給一家之養吾居家宜侍汝母行可溫拜且泣曰兒得成人於今日皆二母之恩伯母春秋高豈忍去左右哉劉亦願留於家因奉徐之香河官滿還京徐亦中風甚劉可溫母子夫婦求

醫藥晝夜不就寢唯可温所進食乃下咽越四旬始蘇可温夜禱神明歲餘稍能行履卒年七十有三可温為服齊衰三年至順三年可温葬其　氏寡姊至元元年又葬叔父慶文四年葬從兄弟貳人五年葬叔母張至正貳年從弟沒於外家遣童兒歸其骨四年從叔父亦沒於外親取葬為其葬諸營治棺槨塋域必務堅固服與情稱聞者為之感動改方城尉吏部留為永平倉使時劉年近七十可温服勤左右益謹耆老以其母為貞子為孝上其事於有司覃懷李君執中與可温同官為余言其事夫慈孝節義人之大閑出乎此則淪胥入於禽獸鬼蜮天典民彝壞亂

鈔校書籍

不可扶植京師四方萬里之所法則幸而有貞孝之人出乎其閒明明天子在上旌其宅里以表著之風化之行習俗之變孰有先於此哉廼著趙氏家法記異時秉史筆者尚有徵於斯文

廬陵蕭氏先世畫像記　辛卯

廬陵蕭祖生以先世畫像寄余於京師余肅容敬觀閒則考其歷官行事而歎其生世之後不及承下風而望餘光然猶幸得以窺其容額於畱畫為祖生九世祖諱南强字彥柔累贈朝奉大夫八世祖諱遵字元卿為吉州文學七世祖諱知節字唐客少至孝紹熙閒伏闕上書請立寧宗

知聖道齋

為太子丞相周文忠公奏補登仕郎轉運使趙公彥橚薦
授廸功郎監衡州耒陽縣戶部贍軍酒庫轉從仕郎攝耒
陽安仁二縣有聲治攸縣宼獄多所平反累贈太中大夫
六世祖諱逵辰字應甫寶慶二年擢進士第授廸功郎濠
州司戶參軍辟淮西轉運司提轄催促綱運物斛官轉從
事郎權安豐軍添差淮西轉運司幹辦公事轉承直郎論
邊事尤剴切辟淛西制置司準備差遣轉奉議郎權提領
封樁所幹辦公事通判通州提督天賜鹽場改知黃州黃
岡縣權通判黃州改通判蘄州差監行在都奏院出為淮
東制置使司參議官轉承議郎知高郵軍兼淮東提點刑

獄遷大理寺簿權知寧國府差主管台州崇道觀轉朝奉
大夫改湖北轉運判官兼安撫制置司參議權知鄂州轉
朝散大夫直秘閣知鄂州兼湖北路轉運判官升直寶謨
閣計度轉運副使兼知鄂州轉朝請大夫朝議大夫封廬
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依舊直寶謨閣主管亳州明道
宮進直華文閣充京湖制置大使司參謀官轉中奉大夫
戶部郎中揔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湖北京西軍馬錢粮
專一報發御前軍文字兼京湖制置大使司參謀官特授
中大夫樞密院檢詳文字依舊直華文閣提舉成都府玉
局觀降中奉大夫久之起為江西安撫副使兼知吉州秘

書郎歐陽公守道稱其歷官多在邉城撫字以寛和鎮壓
以嚴肅綜理以精勤故所至皆有可稱述者高祖諱安中
字仲和貢于江西轉運使恩授登仕郎銓試第一授脩職
郎袁州宜春縣主簿安撫公守吉州奏為書寫機宜文字
改壽昌軍武昌縣主簿景定五年舉於江西循從事郎
德安府觀察支使曾祖諱元永字正之兩貢於江西轉運
司吉内附郡守周天驥辟佐府事遷朝列大夫同知南雄
路捴管府事能撫綏其民加中順大夫瓊州安撫副使祖
諱泰登字則平為湖南儒學副提舉擢承務郎簽海北廣
東道提刑按察司事以奉訓大夫兵部郎中使安南不辱

命授連州知州丁外艱起為江西等處儒學提舉簽領南
廣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奉直大夫拜南臺監察御史南人
任風紀最有聲者父名憲孫字　以怙於進取蚤納其
禄武昌路捴管府推官致仕方康强受養福祉未艾云嗚
呼宋之亡七十有餘年而公卿大夫之家變滅澌盡何可
勝數蕭氏之子孫禄仕者猶數世夫豈偶然哉蓋其利澤
之所施於人者久而不忘抑亦用之不盡其才留其有餘
者以遺其後人耶庸掇其大要而為是記

陳氏尚德堂記 辛卯

瀏陽陳君以尚德名其所居之堂而自著家規十有六條刻諸堂中俾世守之其子順孫舉進士授郃陽丞將歸榮其親則過余求記其堂按其家規曰讀書必由小學大學循序而進講明脩身齊家之道當見諸行事毋徒事文辭以釣聲利祭祀用朱文公家禮參之以司馬文正公書儀著為成書毋遽增損凡祭宗子主之叔父雖尊不當主祭不奉神鬼浮屠不用巫覡構堂四楹每食男子居外女婦居内童子別席有酒肉則共食不足則奉親慈幼而已子婦定省毋闕廢臨事絀已奉公或教之不從則婦出

子逐勿為姑息以奈家瀆取婦毋苟利其貲産家事三年以次掌之事無大小必告家長毋得專行男子各為生計公庫給本錢居者月歸子錢行者殺其四之三子婦績麻十有二斤取紡纑十斤女子未嫁者取其半子婦治絲織綾縴者六十有一疋子一疋女子三十有一疋子一疋能增置産業及桑茶竹木必紀於籍毋私蓄私假私與飲食衣服冠昏酬酢私親餽遺壹取諸公庫定為品節毋過於奢仕而有餘禄者亦歸諸公庫僕婢授之以事而責其成此其大凡也然其堂曰尚德者著其保家本其在於斯乎嗟乎甚矣其德之不可以弗尚也彼有德之不尚而唯力

之是騁未有不傾覆敗裂者以嬴秦之疆虎視六合而威震諸侯曽不旋踵而亡其國有天下者且然况一家乎是以知力之不足恃盖如此夫且所謂德者本之吾之固有而非自外至亦何為而不尚之哉今君之處其家規肅肅乎區畫之嚴密可謂謀之深而慮之遠為其子若孫者夙興夜寐毋曽厥德則興其也將緜緜而未艾九江之宗家不獨專美於前矣是為尚德堂記

世學樓記　壬辰

素既銘宋正言陳公長元之墓其曽孫怡可復請記其家之樓曰世學者其言曰吾家福之長樂所居之東偏舊有

楼三間乃上世講學之地昔五世節度府君與東萊呂成公工部侍郎四明袁公楼宣献公為同舍又同擢隆興進士第後四世為正言府君幼則焚膏油夜誦或向月明每聞般若寺曉鐘輙起亦擢開慶進士第自有斯楼逮於正言府君且九世矣歲月滋久棟宇將壞大德五年正言府君還自燕薊乃啚新之未就而沒怡可與諸弟助力粗完延師以教子姓間出遊而歸憑闌撫景瞻龜石之儀刑挹南溪之芳澤緬懷厥先大懼无以繼緒世業頹為之記俾來者勿替而益勉之素蓋觀乎古今事變而嘗之為嘅焉以歎士君子以詩書起家一再傳而弗墜者鮮矣三四傳者世以為異而且交譽之五六傳者歷數郡而不一遇焉多至於七八傳者吾未之見今也陳氏九世而得正言公十有一世而傳諸怡可之昆弟怡可之昆弟况有子有孫自是以往復不知其幾世嗟乎世祿非難世學為難此吾徒於陳氏喜談而樂道之者也昔者孔子於夏殷之禮以為杞宋之文献有不足徵典籍之湮沒則考據無其書賢者之淪亡則咨訪無其人豈不可惜哉夫以杞宋之有國而猶久而荒隊若此陳氏遠處乎百粵之地而能保其詩書之緒於世代更革之後可謂難矣登斯楼者尚有以徵於吾言怡可字通理

楊州正勝寺記 壬辰

有為浮圖氏學者唐廣明二年建寺於楊州郡城左北廂南進賢坊賜額為興教禪寺五代燬於兵宋建隆二年僧德欽迺重脩創大中祥符五年賜改額為正勝尋復湮廢乾道間天竺教院僧如祖力學苦行務興其教有董許事諒者舍宅以居之遂為大隱菴菴在北進賢坊之念佛巷基廣五畝百六十步如祖增加營葺廣其殿堂以安徒衆淳熙十四年請於州移正勝以為今額如祖示宋楚州淨慧院僧師謙號普明大師以州之命來主是寺始度弟子十有七人善妙善億善倚善德相繼住持景定二年夏寺復燬善德持鉢化金建立殿宇郡人謙都機者施財為素佛像作藏室以貯經揭既歸職方江淮諸路設釋教摠攝官未幾命善德主治平禪寺仍俾其徒宗祐領寺事加號崇理昌化大師判教門專令甲乙相傳勿變久之棟楹梁桷腐黑梡折延祐元年宗祐迺撤而新之益加宏壯其徒了忠褒飾靈山九士諸天像又建法堂四楹東廊十有一楹作方丈以為燕休之所至了恭作西廊八楹了真以舊藏殿庫小復謀崇廣於是殿堂門廡包湢庫庾始獲且完繪以周垣繪以丹碧大侈前觀先是如祖乞米飯僧迨咸淳間善德始置土田若干頃以給食又置塔基廣七百餘

鈔校書籍

知聖道齋

步於城北以藏遺骨塔南有屋五楹以供祀事了靖所構
也厥後宗祐了荣道元了恭了真了泰先後增土田若干
頃時則有若了忠了明道壽道茂咸有力焉殫力以相其
成者道通道照行進道濟道成道秀云至正十二年道秀
領常住事謂創寺訖今幾四百年其興廢之故久而無所
考證曰屬僧行海撰次事狀京師安靜寺住持僧行璽請
余為之記蓋佛之說行乎中國而尊崇護衛莫盛於本朝
揚為南北之要衝穹官顯人達徠無虛日富商大賈居積
貨財之淵藪其成此固不可以為甚難然猶經營數十年
而後大完以是推之則天下之事豈可易言哉惟能思其

成之之艱則不至於壞雖壞必至於復興吾於正勝觀之
矣

太行書院先賢祠記　壬辰

真定之屬縣獲鹿其里曰閭同國子伴讀高健寔作太行
書院健之幼則慕學聘儒先生講道於家春秋丁日及月
朔望縣先聖畫像行釋奠釋菜禮其先君子思其繫也欲
作廟以祀未果而卒既終喪健之母房發所蓄粟帛以構
書院禮殿廊廡齋舍包裹莫不具完為屋於杏壇之　以
祠鄉先賢訪其遺像悉圖於壁間晉中書舍人賈公緯及
其曾孫宋左僕射呂朝金太常丞蔡公珪左司員外郎元

公好問國朝御史臺侍御史張公德輝江南行省參知政事賈公居貞翰林學士承旨王公思廉元公雖世居太原嘗買宅於獲鹿其女子子又歸邑人故合祠於是健之游於成均與安陽蕭文翔雅相好至是聘為子度師文翔抵京師述健之意請為之記素歎曰中州自金原氏兵革糜爛衣冠文物掃蕩幾盡迨於本朝雖沐浴數聖之澤而生氣猶未有復健也乃能特立獨行為今人不能為之事何其韙哉維祠之建本諸禮所謂祭鄉先生於社健其習於禮者歟按中書不幸生干戈之際然猶篤好史學夏唐之事荒忽無考乃著唐年補錄之書僕射之在經筵以易春

秋進講踈林瑀年月傳會易筮之失皆有功於名教蔡元兩公之奧學雄文震耀穹壤張賈兩公功名在竹帛利澤被斯民乃若王公之敦厚老成其學得於元公者固已刻諸琬琰而盛傳於世此數君子要皆天下之士不獨其鄉邑所當崇敬尊祀而已書院之諸生來游來歌於此瞻昔賢於一堂懷英風於千古其亦有所感發者乎詩曰誰謂華高企其齊而尚毋自畫焉可也

楊州普門禪菴記 壬辰

楊州郡城東隅普門禪菴在焉初至大三年僧志如買地若干畝至順間創建佛殿素阿彌陀佛及阿漢羅諸天象

建法堂六楹東廊十有一楹西廊十有四楹置蔬圃十有七畝於東城之下元統三年築三塔於江都縣之永貞鄉其徒行真作方丈之室行定作三門八楹方志如之經始也囊鉢不畜一錢至以其說動人或伐材於山輦石於渊損金於帑遠近相助其應如響前淮東宣慰使鐵木兎古思實始終相成之無土田以為恒產乞食以給衆揚為南北都會其學者経行無虚日輒駐足是菴待之未嘗猒倦又制為規訓戒厲將来令甲乙以次相傳於後年七十有五而終用其法荼毗得舍利無數志如蚤學於蒙山異禪師禪師授以十六字為宗派曰志行頤清普賢妙道智慧圓明真宗可紹志如所度之弟子曰常貴正順和成堅用應壽僊真因定惠戒觀寔正林信妙善滿行住了心恭俊清福賢皆冠行以字從其師之命也至正十二年行戒領菴事乃具營造歲月師弟子傳序曰京師安靜寺行璽求為之記余聞異禪師振其道於江左當時學者多歸鄉之蓋其所造詣甚深非紛紛假託欺誑以從事乎口耳者也故志如之建此菴豈苟焉安逸於旦暮之頃是以迨今恪遵律度相率不怠則其身教固可知已堅定而不遷汩撓而不變是在夫游其門者何如耳居此菴尚思無負其志哉

尼山大成殿四公配享記　癸巳

今皇帝至元三年重建尼山書院魁章閣侍書學士虞公集賢記之未及大完而山長彭璠卒後十有七年鄒縣達魯花赤馬合麻君增素顏曾思孟四公配享殿中邑士趙守寬李之質因其同里陝西行省左右司郎中張君思政來京師屬素為之述按顏子之侑坐肇於唐太宗貞觀二年冬尚書左僕射房元齡國子博士朱子奢之所建議也宋神宗元豐七年夏復增孟子侑坐禮部郎中林希之所奏請也度宗咸淳三年春增升曾子子思逮我朝混一天下且四十年延祐三年仁宗皇帝在位崇學右文御史中丞趙公世延始言南北祭禮不宜有異當升曾思如典故制曰可先是四公列坐兩旁禮部以為翼承道統述明聖經作則萬世以立人極論德定名列次配侑東坐西向於禮為稱至順三年進封顏為復聖公曾為述聖公思為宗聖公孟為亞聖公仍命詞臣為制書一代之典可謂備矣馬合麻君作邑於聖賢之邦欽承　上意克修隆典其為政知所先後從可知已禮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君其知禮者哉雖然君之為是舉蓋有難者方盜據徐方力抗王師鄒之為縣密邇其境朝廷憂其供給之繁增設邑長以君才敏而擢用之軍旅繹騷君應畣靡有凝滯將士歡悅

及徐平撫安疲甿飛芻輓粟傜役平允當此之時又能汲
汲焉以興學明教為務是以謂之難也今年春君以仲丁
蕆祀致齋之夕夢升禮殿瞻仰聖師行事之際乃睹配享
未備憫然久之首出俸錢為之倡僚吏士民相率來助邑
士張敬祖主其出納曾未數月而工告畢工德容睟溫觀
者肅敬蓋啟聖王與夫人顏氏禱于是山神秀所鍾篤生
聖哲繼天測靈萬世永賴所以紹斯道之傳發微言之祕
四公之功終古如一日矣書院之諸生尚考求於方策非
四公之學不敢學也邑大夫之望於諸生者庶其在此可
不勉哉

金谿黃氏墓記　乙未

金谿黃晫告其同邑危素曰吾黃氏之先有國子孫散處
江淮閒居光州固始者出於漢豫州牧琬孫固至唐監察
御史滔之孫峻避亂徙閩峻孫光仕王氏官諫議大夫分
其子散居他郡今卲武南城臨川多其後也徙撫州南梧
桐坪者曰祚梧桐今隸金谿又有居板橋水南曹洲紅門
相去環十里閒族亦大皆云出於閩祚生述述生漢淳漢
斌漢斌之後甚蕃別居湖潭漢淳五世孫衡以周禮貢於
鄉上名春官行至安仁沒焉其子裳年十有一聞喪號泣
扶柩族人憐之提攜以往貧不能舉喪歸因葬其地毋態

氏亦死外家取葬焉稍長歲必一至父墓安仁有王氏哀
其志舍於家妻之以女生子曰有慶久之挈妻子還鄉田
廬爲它人所有卒葬板橋其配葬湖洲有慶築室毋墓左
躬耕給食秋冬則輦鹽於家貿易米粟來年夏輙平價予
鄉人然家用亦裕乃曰貿易之事可恒爲哉二子元吉元
亨教之讀書曰勿效吾所爲當習而祖業可也卒塟洪厚
配饒氏塟辛方元吉弟兄居則同食出則同行衣冠儼雅
論說終日自幼至耄未嘗改其度元吉生朝美朝哲卒葬
化原配丁氏葬蘇原元亨生朝華朝俊卒葬湖洲配丘氏
葬夏阬朝美端愿似不能言嘗從道間見遺衣帛物不顧

鈔校書籍

而行歸州守雷默參族人聞之曰此兒它日必爲君子以
女妻爲女素驕貴及歸黃氏遂易節爲和柔讀易有得於
蒙卦名其室曰山泉端居終日若是數年俄安生而逝生
至道葬夏阬雷氏葬洪厚朝哲嘗避亂負其兄以行崎嶇
山谷饑餓終日得食僅足食兄兄不忍輙半分之國家將
用兵安南使民作海艘乃囊其私財就役不以煩兄時官
府並緣厲民所持不給配胡氏取已資裝白金足之胡氏
亦自此不加簪珥曰吾士人妻也安事華飾爲生立中夫
婦卒葬蘇原朝華以詞賦中待補進士宋益王廣王航海
江東提點刑獄謝枋得起兵朝華得檄率鄉里壯士行有

知聖道齋

取民萊茹撥法斬之衆驚曰黄公儒生也何嚴厲若此乎
生元老敬老田老卒葬湖洲配張氏葬夏阬四世墳墓皆
在金谿順政鄉朝俊從南城南城鄉翁原亦和易歲一還
故鄉會宗族老不能行令子亦如此生允學允定允恂卒
葬所居傍配李氏葬里之西園至道生正平無後立中生
哻飾元老生觀生敬老無後田老生順生　允學生騏
麟允定生驥允恂生滌淵昔從祖元亨嘗作族譜由貢士
府君而上惟始遷之祖墓在梧桐餘已莫詳所葬由諱蒙
府君而下墳墓始有考焉然猶可以知其世次先後厥今
兵燹之餘文字無一存者所書世次與夫生死年月復有
遺忘者矣宗族逃散念念痛心平昔聞諸先人得先世一
二遺善子能為之墓記得以恖我後之人子其毋讓素之
大父白鹿府君本出水南俱諫議公後而哻結交歲行兩
紀觀其所述庶幾孝子慈孫之情哉蓋周官之法設墓人
以掌塋墓後世此職已廢宜乎哻之慮患若是其遠也

南豐曾氏祠堂記　乙未

宋之盛時曾氏顯於南豐有淳畜之宮曰歸信者祠堂在
焉其後多宦遊它郡曰定居焉至於國朝祠亦圯壞不治
沂國公諱仁旺九世孫知南安軍冲子家於金谿有薦于
世祖皇帝授以簽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司事到官未久

鈔校書籍
知聖道齋

而歸閒則命族弟三德至南豊載祈國以下繪像更為祠
堂於金谿之南原祀焉至元三十一年也後五十有八年
為至正十一年三德之孫熙修壞補敝棟宇采章煥然更
新因里中士黄君㫚来遊京師屬素為之記素世居臨川
熟聞曾氏故事況南安公嘗受業先曾大父仁和府君其
伯氏參政淵子則素族祖姑歸焉素嘗數過南原之祠瞻
拜遺像退而讀中書舍人文定公翰林學士文昭公之書
至於廬陵歐陽文忠公我臨川王文公彭城陳先生真定
韓　公維延平楊文靖公新安汪公藻南唐江文忠公
我朝盱江程文憲公銘功述德之詞百世之下　光燁如

鈔校書籍

則為之反復加歎者久之然則曾氏之祠豈止其子孫所
當致力而已古者國無先師則以鄰國之君子為之先師
南豊今雖為州故撫之屬縣以一郡之間宗工鉅儒名臣
正士磊落相望有不待合祭於鄰国頒郡縣之吏與夫鄉
之學者有不察焉何也熙也克承先志保有故業又能嚴
其祀事其賢於人可知已厥今寇攘兵燹之後盍亦購求
遺書尊閣祠下以待後之君子則素它日乞身於朝歸與
俊秀之士沈潛其閒豈非餘生之大幸乎哉昔者文昭嘗
作譜序不載曲阜集中書以遺熙使併刻諸

兵部續題名記　乙未

至正四年今陝西行省左丞高昌廉公為兵部尚書刻石以紀官僚姓名于玆乙紀矣而書諸石已滿尚書高昌歪頭公謀諸僚寀賓幕各出橐祿更買石以刻之以余嘗丞之員外郎去官未久宜為之記嗚呼自國家用兵以來諸司往往增置職員而兵部為最多雖曰最多而王事靡盬至有未嘗覿面者鄉非有所紀載則孰從而考之哉又安敎望其脩子孫後世通家之好哉然則此石之續刻誠不可闕諸且本朝兵曹之職掌其事非乙今日之所當急者乘傳為先務使者旁午道途晝夜不息芻粟踊貴而驛戶凋敝通變宜民必有其說幸以恩榮所被獲聯官位未遑乙日同堂而合席相與究論其或罷或行定立規制以貽永久此今尚書高昌公與余相與嘗慨然於斯由是知六曹設官所以綱維庶政若復使之馳驅四方則曠廢天職其敝有不可勝言者故余為之記而并及之

鈔校書籍
知聖道齋

鈔校書籍